

中华野史

满清外史

（清）天馥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满清外史

（清）天嘏 著

目录

首篇 总论.....	01
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.....	05
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.....	10
第三篇 雍正朝.....	17
第四篇 乾隆朝.....	22
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.....	32
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.....	37
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.....	44

● 首篇 总论

○ 第一章 满清称名之始

出山海关东行，若奉天，或吉林，若黑龙江，中外人士皆以满洲称之者也。然试问满洲之何以见称，不独汉族不能尽知，即满族亦几数典而忘祖。

考满洲旧壤，本在白山、黑水之间，于古为肃慎，汉为辰韩，魏晋为勿吉，隋唐为靺鞨，宋为女真之完颜部，明初为建州左、右卫。

至其满洲之所以见称，本非地名，实由部族而假借用之也。盖女真建部之始，本由肃慎转音，而名为珠里真，后讹为女真。爱亲觉罗氏既为珠里真后裔，遂由珠里真而渐名为珠申。迨部族之势日强，欲并吞邻近诸部，爰先通好于西藏。西藏喇嘛以其为珠申之后也，慢呼之曰曼珠。爱亲氏译曼珠之义，知为妙吉祥，乃舍珠申，而以满珠名其部族。后之汉字，易“珠”为“洲”者，以“洲”字义近地名，故假借用之，自此遂相沿不改云。

○ 第二章 满洲头颅之异

范蔚宗之传三韩也，称辰韩人儿生，欲令头扁，皆压以石。满洲旧俗，即汉之辰韩地，故其遗风犹有存者。

或有辨之者曰：满洲旧俗，儿生数日，即置卧具，令儿仰寝其中，久而脑骨自平，头形似扁。设以石压头，壮夫且不能堪，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，实非人情所有，故不可信。

然物之圆者，必被压，始能平。头之圆，亦犹物也，如不以石压，则脑骨安能自平。或之言，实不合于物理。闻蒙古人生儿，以韦带束之木板，植立于地，长则股形微箕。欧洲妇人，以带紧束其腰，故常细。满族之以石压头使扁，与此二事同。

以此之故，有见其太庙之悬像者，一曰奴儿哈赤，彼族所奉以为太祖也。一曰皇太极，彼族所奉以为太宗也。试谛审其头颅，皆作扁圆状。又有入紫光阁者，见其图形之满洲功臣亦然。然则满族之异于汉族，但一望其头颅，已灼然可见矣。

○第三章 满族之崇奉堂子

崇奉堂子，为爱亲觉罗氏特有之习惯。凡遇战役，必先祭之。其神何名，无知之者。且祭献之礼绝诡秘，往往不肯宣布。世皆强解之为祭天，谓即古者天子出征，类乎上帝，宜乎社，造乎祢之意。其实不然。

昔有范生者，游满洲之辽阳城。见一古刹，欲入观之，门者不许。谓欲瞻礼，只可在门外焚祷，不得闯入。范生欲穷其异，与门者商，强而后可。乃至刹内，见塑像二，长各数丈。一为男子状，向北植立，一为女子状，南面抱其颈，体皆赤，态甚褻。问之土人，皆以公佛、母佛呼之。爱亲觉罗氏所奉之堂子，盖亦若是焉尔。是其特有之习惯。汉人见之，未有不发

噱者也。

○第四章 满族之握兵柄

典兵之权，为满族所专有。未入关时，本以亲王为统帅，如睿礼、郑豫、肃勤等是也。入关以后，尚存此制。其余虽不专任皇族，亦未尝不用满族。如康熙准噶尔之役，则费扬古也。雍正西南苗之役，则鄂尔泰也。乾隆准部之役，则永常等也。回疆之役，则兆惠等也。大金川之役，则傅恒也。小金川之役，则阿桂也。缅甸之役，则傅恒也。廓尔喀之役，则福康安也。嘉庆川鄂陕之役，则额勒登保、德楞泰也。此荦荦之大役，皆以满人掌兵，而汉人不得预闻其事。

洎乎洪、杨军起，扰攘几二十年，蹂躏几十三省，满人皆束手无策，乃任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一司兵柄，遂开汉人杀汉人之路。

迨假托立宪，欲集权于中央，于是复令荫昌等，操陆军部之总机关。不久而武汉发难，满清亦随即于亡。

○第五章 宫中之秘密

满清宫中，事事秘密，有出人意计外者。如皇上宿某宫中，召某妃嫔进御，当直内监，则往彼赤体毡裹，背负而来。或曰，此明制。或曰，胤禔为宫人刺毙，是以此制至雍正后甫有之。语或近是，然年湮时远，亦莫能详也。宫中有地道通外方，有室，有户，有床几坐椅灯镜等，遇变，帝辄携其父母后妃儿女

等入窟，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，手执枪枝，每连呼曰打拿。打拿者，满洲语，平安也。危迫，则不呼打拿。帝后皆自尽，死其处，或由地道遁去。光绪季年，吴樾炸弹事发，满人日夜数十惊，而宫中尤疑惧。那拉氏除坐朝数小时外，则偕帝后妃嫔等，潜入窟至数日之久。其时掌警部为尚书徐世昌，京津巡士，荷枪如云，挥汗成雨，似临大敌，诚可嗤矣。

●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

○ 第一章 奴儿哈赤畏假都督

奴儿哈赤之建元天命也，为明万历四十四年。越一载，始书“七大恨”告天，以与明为仇。然其未建元之前，尚视明帝如在天上，明臣如在云汉，不敢与较，观于待明之假都督可见矣。

初，满洲每岁必贡蜜于明，兼开蜜市。考蜜之用，相传炼为糗粮者。迨万历四十一年后，不复贡。明之边臣，未敢据实入告。次年四月，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任，知其事，潜使辽阳材官萧子玉，假称都督，衔命问故。子玉乃盛设仪仗，自乘八人舆，至满洲境。扬言天使降临而不郊迎，将以无礼致诘。奴儿哈赤闻之，大恐，亟属囊键，迎于道左，供具甚丰腆。子玉乃问其不贡市之由，奴儿哈赤肃立对曰：“本部之蜜，犹中原五谷也。五谷有不登之年，将谁是诘耶？本部五年来，花疏蜂少，是以不供。俟春秋花满，酿熟蜂衙，当复贡市如初。”子玉旋得厚赠而返。未几，奴儿哈赤始知其伪，然已无及矣。

○ 第二章 奴儿哈赤诅咒叶赫女

奴儿哈赤尝聘叶赫部长布扬古之妹，欲以为妻。寻叶赫与满洲失欢，得明之援，布扬古将以妹适蒙古喀尔喀部贝勒巴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勒岱。满洲诸贝勒等闻之，请乘其许而未行，发兵往夺。奴儿哈赤知是事为明之主动，畏明之威，不敢妄动。诡谓之曰：“此女之生，衅所由起，实非偶然。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国，皆因此女兴兵构怨，相继灭亡。是此女召衅亡国，已有明验，今明又助叶赫，不以此女与我而与蒙古，天殆欲亡叶赫，以激怒我而启大衅也。若奋力征之，纵得此女，徒致不祥。即归他人，亦必不永年。吾知此女流祸已尽，死期将至矣。”诸贝勒等仍欲兴师，再三请，奴儿哈赤终以畏明之故，不之许。后叶赫以此女嫁蒙古，未一年，果亡。昔司马仲达诅咒诸葛武侯，谓孔明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。奴儿哈赤之诅咒叶赫女，殆与司马仲达同一口吻，惜无以巾帼遗奴儿哈赤者。

○第三章 奴儿哈赤之阴谋

自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为尼堪外兰与明将李成梁所杀，奴儿哈赤及弟速儿哈赤尝欲为祖父复仇，明不胜其扰，曾仍给书，令为建州右卫都督，并封龙虎将军。

是时扈伦国，有乌拉部、哈达部、叶赫部、辉发部，明人呼之为海西诸部。就中惟哈达部长蒙格布禄，叶赫部长纳林布禄，亦封龙虎将军。

蒙格布禄最忠顺于明，他部有所谋，辄先告，得为备。诸部长皆恶之，奴儿哈赤尤甚。会蒙格布禄与纳林布禄相仇杀，蒙格布禄力不敌，请援于明，不许。请人备边，亦不许。遂以三子为质，求救于奴儿哈赤，奴儿哈赤乘机袭执之。明边吏闻

其事，遣使议援。奴儿哈赤外恐明之声罪致讨，内实利其部落之广也，乃伪以女许蒙格布禄，而阴纵其妾与通，徐以私外母名杀之。明边吏遣使责奴儿哈赤曰：“尔何故伐哈达而取其国耶？其复还之？”奴儿哈赤惧，乃仍以基女妻蒙格布禄长子吴尔古岱，送还国。并遣其次子归之明，以塞前责。且谗言曰：“蒙格布禄与噶盖谋叛，故诛之也。”明边吏因循置之。奴儿哈赤之轻视明，自此始。已而叶赫仍攻哈达不已，奴儿哈赤遂复据哈达，并攻叶赫、乌拉、辉发，灭之。由是扈伦国之四部尽亡。

○第四章 满洲妇女之骄纵

满洲自佛库以私淫生子，无可自解，遂神其说曰：食朱果使然。又托为仙去。厥后开国，即以是为家法。妇女之骄纵，至不可言，于奴儿哈赤时尤甚。一日，集其妇女于八角殿而告之曰：“凡贝勒等有罪，且执法以治之。尔等妇女，苟犯吾法，岂可徇纵。若徇纵，是废法也。我择贤而有功之人，以汝等妻之，讎令受制于汝等。汝等苟陵侮其志，恣意骄纵，恶莫大焉，法不容贷。譬如万物，皆依日光，以遂其生。汝等亦依我之光，以安其生可也。”又尝谓新附蒙古诸部之贝勒曰：“尔等有娶我诸女者，勿以诸女为畏。昔察哈尔汗以女妻侍从大臣，每陵侮其夫，若诸女中有如彼者，速告我。罪至死，则诛之；罪不至死，则废之，更以他女妻焉。”可知满洲妇女之放纵，于未入关前，已若是其甚，故不惮一再言之，曷怪入关后之肆无忌惮，演成种种恶剧也！

○第五章 皇太极之说梦

人之有梦也，由于脑筋之留影耳。故以梦之休祥，为后事之征验者，无异于愚夫妇之所为，而皇太极则酷信之。

皇太极既臣服朝鲜，某夕，忽梦随其父入明之宫中，见明主于袱内出一丝绦，上饰珊瑚，意欲相授。皇太极默思明帝所赠珍宝，何所不有，受此奚为。转顾其人，非明主，乃金代神像。出书一册曰：“是尔先代金国史书。”皇太极受而读之。文字不能尽辨，欲持以示人，忽觉。次日晨，召其臣属语之。臣属曰：“先是皇上梦入朝鲜王宫内，将朝鲜王举之而起，未几，果臣服朝鲜。今又梦见明帝及金人，授以金史，是天意将以明之图录授皇上也。”由是皇太极大喜。闻《周礼》有占梦之官，而不详其术，亦以梦之未可尽信也。乃皇太极恒沾沾于梦，且以为若可恃也者，非利明之天下而有之，何至于是！

○第六章 皇太极计降明臣

松山之役，由于明副将夏承德约降所致。其时总督洪承畴、巡抚邱民仰、总兵王廷臣、曹变蛟俱被擒。寻杀邱民仰、王廷臣、曹变蛟等三人，而以洪承畴械至盛京。时警报至，明京师皆谓承畴已死。明思宗闻之大震，辍朝，特赐祭九坛。其子弟在京者，成服受吊。撰行状，送诸公卿间。方祭第九坛，而承畴生降之信至。

然承畴负时誉久，生平疵行，亦不概见。一旦变节，人多以为疑。嗣有知其祥者，谓承畴械至盛京时，尚以死自誓，故

绝粒累日，精神渐萎。皇太极令人百计劝降，终不听。乃问明之降人，有可以饵承畴者否，则以好色对。皇太极大喜。使饰美女数辈往侍，卒无效。时皇太极妃博尔济吉特氏者，内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女也，貌美冠一时，乃遣之。妃密贮人参汁于小壶，效婢装，入奉承畴。承畴闭目面壁，泣不已。妃强劝之，亦不顾。已而妃又强劝曰：“将军纵绝粒，独不可稍饮而后就义耶？”语次，情态婉孌，意致凄愁，且以壶承其唇。承畴不得已，少沾饮焉。逾时，竟不死。妃又进焉，承畴连饮之，愈不死，精神且加充焉。如是者数日，妃多方劝慰，迭进美饌，承畴渐甘之。未之，意转，遂饮啖如初。由是妃益日夜进劝，并反覆喻以利害。承畴计始决，遂降于清。

自承畴既降清，于顺治元年，从入关，为内院大学士。次年，出经略江南诸省，抗清者皆为其所平。后再出经略楚、粤、滇、黔诸省，亦平之。倘承畴果死，谁能效忠于清有若是者？然则承畴之功，皆博尔济吉特氏之功欤？

●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

○ 第一章 金之俊限制满洲法

金之俊，江南之吴江人也。明时，官兵部右侍郎。流贼李自成陷燕京，之俊不能死，被夹拶甚苦。迨清兵入燕京，之俊又降，仍原官。旋由尚书而为内院大臣，拜大学士。康熙元年，始以予告致仕。越八年乃卒，谥文通。盖之俊之效力于满清，凡十有八年。开国方略，咸出其手。当因当革，条理井井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从明从贼又从清，三朝元老大忠臣。”盖丑之也。然闻其投降时，先遣人谓多尔袞曰：“我有十事，当与尔要。尔能悉从，则我降，不则有死而已。”多尔袞令召至，叩其故。之俊曰：“兹事于满洲则无损，于汉人则甚愿。尔如许之，将以不从者而饵其从，某度江南不难下矣。”多尔袞复愿闻其详。之俊乃提“十不从”之纲曰：“男从女不从，生从死不从，阳从阴不从，官从隶不从，老从少不从，儒从而释道不从，娼从而优伶不从，仕官从而婚姻不从，国号从而官号不从，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。”多尔袞皆允之，于是之俊降，旋得参机密。又闻当时定制，凡旗人不得经营商业，王公不得私离京城，内奄出宫者斩。若斯之类，皆之俊辈为之谋也。后弘历始悟其诈，大恨之。欲尽改革，又以其皆祖制，不敢动。乃厕其名于《贰臣传》，以泄愤焉。

○第二章 满洲兵之淫虐

福临御极之次年，为顺治乙酉岁，愤弘光据守金陵，令多铎等率师攻之。

清兵南下时，先抵扬州，明督师史可法战死。多铎纵兵淫虐，其状有令人不忍言者。兹就《十日记》中撮其要曰：驱数十人，如驱牛羊，稍不前，即加捶撻，或即杀之。刀环响处，恸呼吼起，齐声乞命者，或数十人，或数百人。遇一卒至，南人不论多寡，皆垂首匍伏，引颈受刃，无一敢逃者。至纷纷子女，百口交啼，哀鸣动地，更无论矣。此以著其虐杀之状也。满卒拘数妇女，必令尽解旧衣，易以新鲜。诸妇女因威逼不已，遂至裸体，不能掩盖，羞涩欲死。换衣华，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，无所不为，不顾廉耻。反语人曰：“我辈征高丽，掳妇女数万人，无一人失节者。何堂堂中国，无耻至此。”以著其奸淫之状也。南人何辜，遭此淫虐，盖亦惨矣。

○第三章 钱谦益之痛斥满洲

多铎之下江南也，明遗民顾亭林先生等早逸去。惟礼部尚书钱谦益，出城迎多铎，奉表降。未几，至燕京，管秘书院事，充修明史副总裁。继以疾乞假，驰驿回里。福临疑有异，令巡抚、巡按视其疾以告。逾年，凤阳巡抚陈之龙，获黄毓祺于通州之法宝寺，搜出印信与诗词，谓欲反清复明也。并以谦益曾留宿毓祺，且许助盗招兵等词入奏。当命总督马国柱逮讯，谦

益力辨其诬。且自言年已七十，动履藉人挟持，必不敢萌他念，哀吁问官，乞开脱。适首告谦益之盛名儒，匿不赴质。毓祺病死于狱，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讞献。马国柱具疏解之，遂得释归。

谦益既归，乃镌前著之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行世。集中诸诗文，痛斥满清之词，触目皆是。综厥大旨，以剃发及满洲语为最夥。如《题菊龄图》云：“顾影不须嗟短鬓，黄花犹识晋衣冠。”《题丁老画像》云：“发短心长笑镜丝，摩挲皤腹帽檐垂。不知人世衣冠异，只道科头岸接篱。”《西湖杂感》云：“青衣苦效侏离语，红粉欣看回鹘人。”《饮酒杂诗》云：“梦得朱囑书，旁行写复复。不辨科斗文，神官为我读。”举此一二，可概其余矣。

虽然，谦益以痛斥满清之词刊入集中，盖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也。既知失节之可羞，当初何不自高其节，乃至首先降清耶？进退无据，君子病之。厥后弘历既毁其版，禁其书，且窜其名于《贰臣传》云。

○第四章 多尔衮之盗嫂

洪承畴之降于清也，以福临母博尔济吉特氏劝诱之功居多。故皇太极立为后，并爱其子福临。逾所，皇太极死，福临立，一切政事，悉委其叔多尔衮任之。迨多尔衮入关，击走李自成，乘势进燕京，踞明宫殿，又遣人迎福临至，得为中原主。于是多尔衮之功，与博尔济吉特氏相埒。虽号称摄政王，推帝位于其侄，而内外上下，咸知有多尔衮，而不知有福临也。多尔衮由是志益骄，出入宫禁，时与嫂侄居处，如家人父子然。福临

本藐小无知，而博尔济吉特氏且年盛，独居寡欢，以为彼功多，且让帝位而不居，非以身报之，曷足以极其功？以是遂通焉。一时朝野为之语曰：“唐乌龟，宋鼻涕，清邈邈。”又曰：“清朝没有干净人。”盖言墙茨之不可扫也。未几，多尔袞又谋杀皇太极长子豪格，而夺其妻为妃。寻以宣淫致疾，乃猎于塞外而死，年仅三十有九耳。逾年，福临亲政，年已十四，稍知人事，闻而耻之。乃托以谋叛，追削其封。越三传至弘历，思掩其迹，仍复之。

○第五章 太后下嫁摄政王

方皇太极之甫歿也，有欲援立多尔袞，为以弟承兄之举者。多尔袞心为之动。及将临朝，服冠袍，对镜自视，以为不称，因奉福临登位，且首先下拜。其时外廷诸人见其诚意推戴，遂相与高呼，而福临之位于是定。未几，多尔袞入关，仍不以帝位自居，遣使迎福临至。举朝咸为福临歉然，思所以报之。多尔袞与范文程密计，使昌言于朝曰：“摄政王功高望重，而谦抑自持，德莫与京矣。我皇上虽欲报之，将何以报之哉？虽然，王固皇上之叔父也，今日之事，犹父传其子也，王既以子视皇上，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，可乎？”众议曰：“可。”文程乃复言曰：“今闻王新悼亡，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，愚论皇上既视王若父，今不可使父母寡居，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。”众又议曰：“可”。于是满洲史臣，乃大书特书于策曰：“皇太后下嫁摄政王，群臣上贺表。”当时又有恩诏眷黄，宣示天下。其略曰：“太后盛年寡居，春花秋日，悄然不怡。朕贵为天子，以天下养，乃能养口体，而不能养志。使圣母以丧偶之故，日

在愁烦抑郁之中，其何教天下之孝？皇叔摄政王现方鰥居，其身分容貌，皆为中国第一人。太后颇愿纾尊下嫁，朕仰体慈怀，敬谨遵行。一应典礼，著所司预办。”及乾隆朝纪昀见之，以为此何事也，乃可传示来兹，以彰其丑乎？遂请于弘历削之，是后鲜有知者。

○第六章 福临废后之争

福临之后，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之女也。于顺治八年，册立之。及十月八日，乃有幽废事。

初，多尔袞视福临如子，循满洲旧例为之定婚。迨福临稍有知识，耻多尔袞之所为，托言谋叛，削其封。又迁怒于吴克善女，谓其为多尔袞之亲也，不欲纳。寻以吴克善既送女至，不得已，姑纳之，然于心终不悦也。故合卺之夕，意志即不协，隐谪冷宫者凡三载。至是乃显指为失德而废之。

诏下之日，举朝震骇。大学士冯铨等先争之曰：“前代如汉光武、宋仁宗、明宣宗，皆称贤主，便以废后一节，终为盛德之累，望皇上深思详虑，慎重举动，万世瞻仰，将在今日。”疏上，福临览之，不谓然。以为予之所废者，系无能之人。冯铨等具奏沽名，大不合，著严饬行。于是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等复争之曰：“臣考往古，如汉之马后，唐之长孙后，敦朴俭素，皆能养和平之福。至于吕后、武后，非不聪明颖利，然倾危社稷，终作乱阶。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，自是天姿笃厚，亦何害为中宫，而乃议变易耶？一时继起争之者，更有御史宗敦一等十四人。奏入，皆不听。会满族亲王济尔哈朗等阿附之，而废后之议决矣。

越五年，福临旋悟废后之非，仍令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等，悉如旧。是既废之，而又复之也。一废一复，任私意之喜怒，以定予夺。开国之初，专制已若是其甚，他可知已。

○第七章 福临遁入五台山之原因

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，贵妃董鄂氏卒。福临哀悼殊甚，为之辍朝者五日。未几，谕礼部云：“奉圣母皇太后懿旨，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，淑德彰闻，宫闱式化。倏尔薨逝，予心深为痛悼。宜追封为皇后，以示褒崇。朕仰承慈谕，特用追封，加之谥号，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。其应行典礼，尔部详察速议具奏。”是时闻者颇讶之，谓仅一贵妃耳，何乃滥加谥号且晋封为后若是。”

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是妃，盖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也。明弘光末，被掠至京师。入宫，赐姓董鄂氏。旋册立为贵妃。辟疆知之，惧罹大祸，乃撰《影梅庵忆语》，托言已死。”太仓吴梅村诗所谓“墓门深更阻侯门”者是也。不意入宫之后，竟以不寿卒。然福临之于董贵妃，所谓“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”者也。胡乃黄土长埋，红颜短命。西宫南内，秋草垦凉。福临对之，忽忽不乐。未数月，遂弃天下，遁入五台山，削发披缁，皈依净土。梅村《清凉山赞佛》四诗，即咏此事也。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，卒不能回。由是于十八年正月，谬谓福临病歿，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。

○第八章 玄烨纳姑为妃

满清入关之初，一切习俗，皆承满洲之旧，虽有过举，尚不足责。迨至玄烨，满臣所谥为圣祖仁皇帝者也。既称曰圣，而所为者乃大反乎圣，即纳姑为妃之事可怪矣。

皇太极有一幼女，福临之妹也。福临循入五台山时，尚未及嫁。及玄烨袭位，尝留之宫中，不为遣嫁。臣下有请之者，玄烨曰：“曷言乎嫁，朕已纳为妃媵矣。”其臣曰：“宫闱之内，王化所基，故伦常不可紊。今公主于皇上为父辈行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为妃。”玄烨曰：“不然。夫同姓不婚，谓母与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。若诸姑者，既非我母，又非我女，抑更非我同生之姊妹，虽纳之，庸何伤。”其臣力谏，终不听。

○第九章 强夺朝臣之妻

安徽桐城之张氏、姚氏，在清初为汉族世家第一，世为婚姻。康熙时，张英曾为首相。其次子某京卿者，廷玉之弟也。娶于姚氏，有国色之称。汉人为京朝官，妻妾之在京师者，群推姚氏为第一。会皇太后万寿，预诏汉官命归，随满人一体入宫叩祝。届期，张、姚两家妇女，凡其夫有官于朝者，悉盛饰朝服入祝，赐宴内廷，俾尽一日之欢，始散。迨人定时，乃相率乘肩舆归。及抵家，诸人俱无恙。而所谓某京卿妻者，衣饰犹是，面目全非，盖已另易一人矣。两家心知其故，然畏祸，俱不敢言。而汉官命妇入宫之例，由是停止。

● 第三篇 雍正朝

○第一章 胤禛窃诏改窜

康熙十四年，玄烨立第二子允礽为太子。四十七年，以不类己而废之，幽禁咸安宫。次年，复立之。五十一年，仍废黜禁锢。他子亦不立。及六十一年冬，将赴南苑行猎，适疾作，回驻畅春园。弥留时，手书遗诏曰：“朕十四皇子，即缙承大统。”十四皇子者，允禔题也，贤明英毅，尝统师西征，甚得西北人心。故玄烨欲立，而卒为其兄胤禛所攫。胤禛盖窃得遗诏所在，欲私改“十”字为“第”字，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，而尽屏诸昆季，不许入内。时玄烨已昏迷矣。有顷，忽清醒，见胤禛一人在侧，询之。知被卖，乃大怒，投枕击之，不中，胤禛即跪而谢罪。未几，遂宣言玄烨死矣。胤禛袭位，改元雍正。以后凡宫中文牒，遇数目字，饬必大写，亦其挈矩之一端也。

或曰：窃诏改窜之策，年羹尧实主持之。盖胤禛之母，先私于羹尧，入宫八月，而生胤禛。至是，乃窃诏改窜，令为天下主。故当雍正时代，羹尧权倾朝右，而卒以罪诛，说者比之吕不韦云。

○第二章 胤禔伺察之严

胤禔伺察之严，彰彰在人耳目者有二事。当雍正六年，上元夕，内阁供事多归家。有富阳人蓝某者，独留阁中。方对月独酌，忽见一伟丈夫至，冠服甚丽。蓝某疑为内廷直宿官，急起迎，奉觞致敬。其人欣然就坐，问蓝某何官，曰：“非官，供事耳。”问何姓名，具以对。问何职掌，曰：“收发文牒。”问同事若干人，曰：“四十余人。”问皆何往，曰：“今届令节，皆假归矣。”问：“彼皆假归，君何独留？”曰：“朝廷公事綦严，若人人自便，万一事出意外，咎将谁归？”问：“当此差有何益？”曰：“将来差满，冀注选一小官。”问：“小官乐乎？”曰：“若运佳，获选广东一河泊所官，则大乐矣。”问：“河泊所官何以独乐？”曰：“以其近海，凡舟楫往来，多有馈送耳。”其人笑颌之。又饮数杯，别去。明日，胤禔视朝，问诸大臣曰：“广东有河泊所官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。”诸大臣领旨出，方骇愕间，一内监密白昨夜事，乃共往内阁宣旨。蓝某闻命，咋舌久之。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一。又殿撰王云锦，于元旦早朝后，归与数友作叶子戏。已数局矣，忽失一叶，局不成，遂罢而饮。一日入朝，胤禔问元旦作何消遣，云锦具以实对。胤禔喜其无隐，出袖中一叶与之曰：“俾尔终局。”云锦谛视之，即前所失也。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二。

○第三章 血滴子之猛厉

曩胤禔之未袭帝位也，尝托为贩运珠宝之客，以纵游于江

浙。凡九流三教，俱喜结纳，其尤注意于侦探阴私之术。及玄烨殁，胤禛立。于十三年中，专用此辈，以为心腹。故其伺察之严，有令人防不胜防者。

虽然，不独伺察已也，是时又制一杀人之利器。形浑圆，似球，中藏快刀，刀之旁有机，如弹簧式。俾遇者携之行。或遇有怨仇阴谋害者，遇者即暗以其器，罩人头上，用机一发，其首已断入器内，捷飞而逸。虽大庭广众之间，亦仓猝不及觉也。一时咸忌惮之，因名其器为“血滴子”。今江苏人之遇凶悍者，犹以此相呼。亦足见是器之猛厉，实非寻常杀人之物所能比拟云。

○第四章 雍和宫之诲淫

初，努尔哈赤之欲图蒙古也，尝阴结西藏达赖喇嘛，使上己尊号曰“曼珠师利太皇帝”，冀借以慑伏蒙人，遂其并吞之计。未几，蒙古果皆归顺。由是奴儿哈赤感喇嘛不置。迨玄烨时，日夜开拓，颇有事于藏卫准回诸部。其子胤禛继之，乃先施其笼络于喇嘛，名为崇奉，实则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。当时敕建之寺，遍于辇毂下。故俗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谚，可以想见其情状矣。而宫中筑有佛殿，尤极秽褻，不堪称道。据日本人古泽幸吉所著《燕京抄》中载一节云：“北京雍和宫，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，奉有欢喜佛。或妇人裸体与鰐鱼交媾。或作恶鬼状，裸体屹立，拥抱美妇人。或形似牛，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。或妇人裸体，自背割开，注以马尾。如是之佛像七八体。又鬼神殿中，奉有恶魔，长丈三尺余，人身，狗面，有角，与美貌女神作淫状。又有恶鬼手持凶器，闪闪有光，

足下踏有裸体男女。是等不可思议之佛像，属喇嘛教。究其旨趣，淫杀二字而已。然内廷供奉，呶声不绝。噫，欲灭人家国，至不恤崇饰丑秽，以诲淫深宫，满主举动，洵足贻羞千古矣。虽然，以彼嫡配之妃，犹复屈身婢妾，以劝承畴之降，则区区淫具之设，尚足介之意哉！然逮今宫禁，淫风不息，未始非胤禎之崇拜淫邪启之耳。

○第五章 胤禎不得令终

胤禎之殂也，传闻异辞。然以天资之刻薄，而逞其暴戾恣睢之所为，自有可死之道矣。卒至不得令终，亦固其所，无足怪者。

当康熙末年，明珠擅权，政事败坏。皇子三十余人，各树党援，觊觎大宝。希冀得推戴之功者，交相附和。宫庭之中，大为纷扰。玄烨以耄老昏愤，不能禁。

已而胤禎以迅疾之手段，篡夺帝位，一时兄弟，咸怀怨愤，思以计害之，研究暗杀之器械及手术者，十有八九。惟胤禎能先发制人，故诸兄弟之计皆不遂，胤禎乃以次摧折之。其间尤著者，为允禩、允禵。

允禩系玄烨第八子，允禵系玄烨第九子，皆为胤禎弟。胤禎既黜其封，削其籍，又改其名，一曰阿其那，一曰塞思黑。此二名，满洲语谓之猪、狗。而加诸其弟，不少顾忌，胤禎伤残骨肉之情形，闻者发指。至雍正十三年，乃遇吕女之刺。

吕女之祖，为吕留良。自曾静劝岳钟琪举义不成，狱兴，辞连吕留良。胤禎严治之，戮留良并其徒严鸿逵尸。留良子葆中，时为编修，亦论斩。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。甘凤池辈，日

从事于暗杀。清廷虽极为搜捕，不能止。当时留良孙女某，剑术之精，尤冠侪辈。为祖父复仇，遂入宫刺杀胤禔。人皆钦吕女有侠气。

或有疑之者曰：“胤禔乃病死，非刺死也。”然考《鄂尔泰传》，谓是日上尚视朝如恒，并无所苦。午后，忽召鄂入宫，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。鄂入朝马不及被鞍，亟跨驪马行，髀骨被磨损，血流不止。既入宫，留宿三日夜，始出，尚未及一餐也。当时天下承平，长君继统，何所危疑而仓皇若此，可证被刺之说为不诬矣。

● 第四篇 乾隆朝

○第一章 弘历非满洲种浙江海宁陈氏，

自明季衣冠雀起，渐闻于时。至之遴，始以降清，位至极品。厥后陈说、陈世倌、陈元龙，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，遭际最盛。康熙间，胤禛与陈氏尤相善。会两家各生子，其岁日月时皆同。胤禛闻悉，乃大喜，命抱以来。久之，始送归。则竟非己子，且易男为女矣。陈氏殊震怖，顾不敢剖辨，遂力秘之。未几，胤禛袭帝位，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。迨乾隆时，其优礼于陈者尤厚。尝南巡至海宁，即日幸陈氏家，升堂垂询家世。将出，至中门，命即封之，谓陈氏曰：“厥后非天子临幸，此门毋轻开也。”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。或曰：“弘历实自疑，故欲亲加访问耳。”或曰：“胤禛之子，实非男，入宫比视，妃窃易之，胤禛亦不知也。”或又曰：“弘历既自知非满人，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，欲竟易之。一日，冕旒袍服，召所亲近曰：‘朕似汉人否？’一老臣跪对曰：‘皇上于汉诚似矣，而于满则非也。’弘历乃止。”

○第二章 弘历厚待福康安

弘历渔色甚至。傅恒之妻，孝贤皇后嫂也。以淑房戚，得出入宫掖。弘历乘间逼幸之，傅恒妻不敢拒，遂有娠。未几，生一男，即福康安也。傅恒凡四子，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，宠眷反不及福康安。而福康安独不尚主，其故可想见矣。

弘历爱福康安甚，屡欲封之为王，使与诸皇子均，而绌于家法，不得如愿。乃俾福康安总师干，建军功，以为分封之基础。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，必妙简名将劲旅以辅之。他将亦默为迎合其意，故作不胜状，以让功于福康安。已晋封贝子矣，然终不及封王而死。其死也，以郡王赠之。

○第三章 弘历之微行

弘历御宇六十年，行内禅礼，一时称盛。世所称为“十全老人”者，是也。然好微行，故有至西清古鉴馆识杨瑞莲事。

先是，有常州杨瑞莲者，工篆隶书，居乡郁郁不得志。乃往京师，依其戚梁诗正。会开西清古鉴馆，诗正送瑞莲入馆中，充缮写官。至是，为八月十三日，馆中人多入闱乡试，瑞莲独在馆。午后，一伟人科头白袷，徐步而至。瑞莲不知谁何，漫揖之就坐。其人问馆中人皆何往，以应乡闱对。问：“君胡独不往？”曰：“恐内廷时有传写事件，故留此耳。”遂问姓名籍贯，瑞莲一一详告。索观所为书，颇称赏。忽数内侍闻声寻至，始知为弘历，亟匍伏叩头。弘历笑颔之而去。明日，语诗正曰：“汝戚杨某甚诚实，篆隶亦佳，不得与试，殊可惜，可赏给举人。”诗正顿首谢。嗣瑞莲以修书劳绩，议叙选湘潭令。颇自矜其书，尝忤大吏意，被劾，弘历曰：“杨瑞莲诚实人，予所深知，所参不准。”以原奏掷还。以此见弘历之微行为不

虚矣。

○第四章 宫中设市

唐德宗时之有宫市也，只令宦者为使，于白昼至市中左右望，以抑买人物耳，非果于宫中设市也。若宫中设市者，惟弘历乃实行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，有同乐园焉。每届新岁，特于园中设买卖街。凡古玩、估衣，以及酒肆、茶炉，无一不备，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。店主俱以宦者为之。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，采择交入，言明价值，具于册。售去者，给价值。存留者，还原物。各大臣入园游览，皆竞相购买，或集酒肆饭馆啜茗，与在外等。肆中走堂佣保，皆挑取外城之声音洪亮、口齿伶俐者充之。值弘历步行过肆门，则走堂者呼菜，店小二报帐，司帐者核算，众音杂遝，纷然并作，弘历每顾而解颐。燕至九月始辍。嘉庆四年弘历殁，此例始停。

○第五章 祝寿之奢侈

祝寿之典，自古有之，然未有如弘历时之奢侈者。

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为弘历母钮祜禄氏六旬寿诞。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，十余里中，分地张灯，剪采为花，铺锦为屋，丹碧相映，不可名状。每数十步，间一戏台，北调南腔，舞衫歌扇，后部未歇，前部又迎。游者如置身琼楼玉宇中，听霓裳曲，观羽衣舞也。其景物之点缀，有以色绢为

山岳状，锡箔为波涛纹者，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。此皆粗略，不足道。至如广东所构之翡翠亭，高三丈余，广可二丈，悉以孔雀尾作屋瓦，一亭不啻万眼。湖北所制之黄鹤楼，形制悉仿武昌，惟稍小耳。最奇者，重檐三层，墙壁皆用玻璃瓦砌成，日光临之，辉煌夺目。浙江所结之镜湖亭，以径可二丈之大圆镜，嵌诸藻井之上，四旁则以小圆镜数万，鳞砌成墙。人入其中，一身可化千百亿，为当时所罕觐。以一姓之庆典，而糜费至于如此，固无解于后之讥云。

○第六章 弘历之惭德

弘历之六度南巡也，大要著于《南巡录》一书。然其行经扬州、德州，颇有惭德。《南巡录》削而不书，盖欲以蔽其丑也。

盖弘历过扬州时，于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，桥头村口，各设卡兵，禁民舟出入。计纤道每一里，安设站兵二名。令村镇民妇，踣伏瞻仰。于应回避时，令男子退出村内，不禁妇女。盖以扬州妇女，素有艳名，弘历心时慕之，欲藉是为尝鼎一脔云尔。《扬州画舫录》亦载不禁妇女一事。其不禁妇女之故，虽未明言，然自阅者度之，则固有大为惭德者矣。隋炀之无行，受万世讥，而其行幸扬州，仅令妇女曳纤，唱扬州曲以悦其情。弘历何人，乃独不禁妇女，是真隋炀之不若已。

又途次德州时，忽招娼妓数十，登舟侍宴。酒酣，备极菓褻。适孝贤后自他舟来，见之，大怒，语涉刺讽。弘历怪其妒，径捽其发而以足蹴之。孝贤后不胜其忿，遂蹈水死。弘历醒，始追悔，故饰终之典，视他后独隆。端慧太子，即孝贤后

所出也。

○第七章 伪皇孙案

宋之南渡也，有刘僧遇疑狱。明之南渡也，有王之明疑狱。人不以为异者，由其在乱亡时耳。若乾隆一期，世所称海内升平，天下无事者，然亦有伪皇孙狱之发见。

五十五年春，弘历自谒孔陵回銮，驻蹕涿州。忽有僧人率一幼童迎驾，云系多罗履端郡王次子。王名永城，为弘历第四子。其侧室王氏，永城素钟爱。有他侧室生子，以痘殇。而邸中人皆言为王氏所害，事暧昧，无可究诘。弘历虽微闻之，然弗问也。至是，乃以童子入都，命军机大臣会鞫之。时保成为司员，察其伪，乃直前披幼童颊曰：“汝何处村童，为人所给，乃敢冒认天家骨肉，作灭门事耶？”幼童惶惧，自承树村人，本姓刘，为僧人所教。狱上，斩僧于市，戍童于伊犁。后于其地仍冒称皇孙，松筠斩之。

○第八章 宫中迷信

乾隆一朝，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夕，祀灶于坤宁宫，预在正室之坑上，设鼓板。后宫先至，弘历继至，坐坑上。弘历自击鼓板，唱《访贤》一曲，后宫亦和之。执事官鹄立环听。唱毕，送神，弘历起还宫。六十年中，无岁不然。

弘历视朝，必以卯刻，长夏时，天已向明，冬月，才五更尽也。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，自寝宫至乾清宫，每过一

门，必鸣爆竹一声。军机之在直舍者，侧闻爆竹自远渐近，则知弘历已视朝。盖视朝虽常例，惟过门鸣爆竹，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后者，非有除旧布新之意，亦谓灶神已送，恐有邪魔为祟，欲藉爆竹以惊走之也。其迷信之重，类如此。

○第九章 眷恋香妃

初，回部某王妃，貌绝丽，且生而体有异香，不假薰沐，回人号之曰香妃。或有绳其美于京师者，为弘历所微闻。至乾隆二十年后，适有回疆之变。爰命将军兆惠往征。兆惠陛辞，弘历语及香妃事，令一穷其异。迨回疆既平，兆惠果生得香妃，欲致之京师。兆密奏，弘历闻之大喜。命沿途官吏妥为视护，毋使损颜色。既至，处之西内。香妃意色泰然，若少知有亡国之恨者。及弘历至，则凜然冰霜。与之语，百问不一答。无已，令宫人善言词者，喻以旨。香妃袖出白刃，欲自诛，宫人大惊，呼其侣至，欲共劫而夺之。香妃笑谓宫人曰：“汝无然，吾袒衣中有如此刃者数十，安能尽取而夺之乎？且汝苟逼吾，吾先饮刃，汝其奈吾何？”宫人不得要领，具以告。弘历亦无如何。但时时幸其宫中，坐少选，即出，犹冀其久而志可改也，令诸侍逕守之。已而闻其思故乡风物也，则于所居之楼外，建市肆庐舍礼拜堂，具如西域式，以媚之。时弘历母钮祜禄氏年已高，微闻其事，数戒弘历毋往。且曰：“彼既不肯自屈，非杀之，则归之耳。”弘历犹豫不忍舍，如是者数年。会长至将祀圜丘，弘历先期赴斋宫。钮祜禄氏知之，令宫人召香妃诣慈宁宫，详问之。则立志颇坚，万不能夺。乃由宫人引入旁室缢杀之。是时弘历在斋宫，已闻报，仓皇命驾归，则香妃已死矣。为之不

怡者累日。都城南下洼陶然亭东北，有一冢，或谓即香妃所葬处，故以香冢称焉。孤坟三尺，杂花绕之，旁立一小碣，正书题其上曰：“浩浩愁，茫茫劫，短歌终，明月缺。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，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。一缕香魂无断绝。是耶非耶，化为蝴蝶。”玩其意，盖指香妃之守志，故有碧血云云。录此以备一说。

○第十章 和珅获宠原因

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，骄横跋扈，天下皆知。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，而反不觉其奸，直至嘉庆四年，弘历既歿，始由颢琰正其罪哉？此其间盖有故焉。

当雍正时，胤禛有一妃，貌姣艳。弘历年将冠，以事入宫，过妃侧，见妃方对镜理发，遽自后以两手掩其目，盖与之戏耳。妃不知为太子，大惊，遽持梳向后击之，中弘历额。弘历觉痛，遂舍去。翌日，月朔，弘历往谒后钮祜禄氏。后瞥见其额有伤痕，问之，弘历隐不言。严诘之，始具以对。后大怒，疑妃之调太子也，立赐妃死。弘历大骇，欲白其冤，逡巡不敢发。乃亟返书斋，筹思再三，不得策。乃以指染朱，迅往妃所，则妃已缢帛，气垂绝。乃乘间指朱印妃颈，且曰：“我害尔矣，魂而有灵，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！”言已，惨伤而返。

迨乾隆中叶，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銓仪卫选昇御輿。一日，驾将出，仓猝求黄盖不得。弘历云：“是谁之过欤？”和珅应声曰：“典守者少得辞其责。”弘历闻而视之，则似曾相识者，骤思之，于何处相遇，竟不可得，然心终不能忘也。回宫后，追忆自少至壮事，恍然于和珅之貌与妃相似，因密召珅入，令

跪近御座。俯视其颈，指痕宛在。因默认琿与妃之后身，倍加怜惜，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。不数年间，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。故琿之贪恣，弘历虽知之，亦不加责焉。迨弘历将归政时，谓琿曰：“吾与汝有宿缘，故能若是，后之人将不汝容也。”未几祸作。虽由琿之不悟，不能早自为计，然究其跋扈之由来，何莫非弘历所纵成者欤？

○第十一章 文字之狱

康熙、雍正两朝，屡兴文字之狱，为世所讥。至乾隆时，似禁纲稍稍弛矣。然文字之狱，仍不能免。

长洲诗人沈归愚，为叶横山入室弟子，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。弘历闻而慕之，乃以庶常召试。不数年，遂跻八座，礼遇之隆，一时无两。尝告归，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，令梁诗正为之改订，颇多删润。迨归愚疾歿，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，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，心窃恶之。又闻其有《咏黑牡丹》诗云：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。”遂以为是近诽谤也，命戮其尸。

又扬州东台人徐述夔作《一柱楼诗》，多排斥满清语。其《咏正德杯》云：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搁半边。”后述夔已卒，东台县令上其事，谓“壶儿”即胡儿也，亦含诽谤意。命剖棺戮尸，其孙食田等数人并解京正法，诗集悉销毁。按：述夔所著书，见于禁书目者七八种。而藩司陶易、扬州府谢启昆等，悉置重典。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。

○第十二章 视臣如奴隶

弘历席累朝富庶之业，既北讨南征，耀兵塞外，又挟其威权，叱辱群臣如奴隶。故六十年间，能不受侮弄者，惟刘统勋一人耳，余则鲜有能免者。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：“朕以汝文学尚优，故使领四库书，实不过以倡优蓄之，汝何敢忘谈国事！”夫协办大学士，位亦尊矣，而曰“倡优蓄之”，则其视群臣如草莽，摧残士气为何如者。尹会一视学江苏，还奏云：“陛下几次南巡，民间疾苦，怨声载道。”弘历厉声诘之曰：“汝谓民间疾苦，试指明何人怨言。怨声载道，试指明何人怨言。”夫此何事也，岂能指出何人乎？尹会一于此，惟有自伏妄奏，免冠叩首已耳，乃谪戍远也。自是而后，士民益结舌吞声，无所告诉。和珅等益阿谀取容，以保禄位。政治秽乱，官吏贪婪，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乱起矣。

○第十三章 诵西域秘密咒

乾隆六十年，虽禅位，然仍有训政事。一日，早朝已罢，独传和珅入见。珅至，则弘历南面坐，颢琰西向坐一小机。珅跪良久，弘历闭目若熟寐然，口中喃喃有所语，颢琰虽极力谛听，终不能解一字。久之，弘历忽张目曰：“其人何姓名？”和珅应声对曰：“高天德，苟文明。”弘历复闭目诵不辍。移时，始麾之出，不再询一语。颢琰大骇愕。他日密问和珅曰：“汝前日召对，上皇作何语？汝所对六字，又作何解？”珅对曰：“上皇所诵者，西域秘密咒也。诵此咒，则所恶之人，虽在千里外，当立死。即不死，亦必有奇祸。奴才闻上皇持此咒，

知所欲死者，必为白莲教中之首领，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。”颺琰由是知和珅亦嫖此术，誓必诛之。虽然，珅之诛固当，独怪弘历已尊为太上皇，而犹效西域奸僧之所为，实不足为后世法矣。

●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

○第一章 和珅家产之籍没

和珅之为弘历所宠也，一切奢侈，僭拟君王。尝于其密室，穿弘历御用服，临镜自照，以为得计。因是颺琰恶之特甚，恒欲诛这，顾以父在，未之发。及弘历歿，颺琰亲政，甫六日，即下珅于狱。旋数其二十大罪，令自尽。又将其平时所得赃贿，及田产房屋典铺市廛等项，悉没入官，凡一百零九号。已估价者，只二十六号，值二百二十三兆余。未估价者，尚八十三号，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，当得八百兆有奇。可抵甲午、庚子两次赔款总额，斯亦巨矣。顾相传嘉庆初年，所赏给于臣下者无几，大都入于内府。故副都统萨彬图，有和珅财产不止此数，必有埋藏寄顿侵蚀挪移等弊，请密派大臣研鞫追究之奏。所谓言在此，而意在彼也。颺琰知其意，乃直斥为越俎之非。而八万万金之巨额，遂一入而不复出矣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。”民之多言，亦岂无因而至乎？迨圆明园一役，义和团一役，取和珅二十年之储蓄，而转贖于宫中者，固以不脛而走矣。又闻和珅家中，有一玉马，长三尺余，高可二尺，洁白温润，为弘历平回部时，命将军采自和闐，藏于大内者。经和珅盗出，以与爱妾，俾浴时坐其上，以逞淫乐。至是亦抄出，置之圆明园。迨奕訢立四季春于园中，此马遂为那拉氏浴时

跨坐之具。庚申，英法军至，全园俱付一炬，惟此马被英人取去，迄今丰于伦敦博物院，盖已再阅沧桑矣。噫，可不谓之妖物也欤？

○第二章 颢琰之不喜如意

如意，物名也，唐宋前已有之。晋王处仲以铁如意击玉唾壶，诵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未已”之语，不觉唾壶已碎。此如意之见于史者。满洲旧俗，凡值年节，王公大臣督抚等，必进如意于朝，以取兆吉祥。入关后，仍沿其旧，未之革也。至嘉庆朝，乃有禁止之谕曰：“诸臣以为如意，在朕观之，转不如意也。”是时闻者，莫测其故。谓如意亦微物耳，进与不进，无关国家大计，胡乃于亲政之初，他务未遑，独断断然注意于此。

嗣有知满清之宫史者，曰：“此颢琰之隐衷，由恶和珅而牵连及之耳。盖颢琰之得立为太子也，他人未及知，独和珅先知之。因递如意于颢琰，以为后日固宠计。厥后颢琰果得立，以为珅既漏泄机密，设将此事载入宫史，则将为后人所笑，故毅然禁之，使不察真相。”或竟颂颢琰有崇俭去奢之意，误矣。

○第三章 颢琰之遇刺

嘉庆八年，颢琰幸圆明园，突遇成得之行刺。

成得者，内务府之厨役也。行刺时，变起肘腋，猝不及防。幸颢琰之侍卫某额駙，勇力绝伦，成得不能乱，遂被擒。

既擒成得，颺琰命王大臣及六部九卿会讯之。成得无实供，但云事若成，则公等所坐之处，即我坐处而已。会讯者复命后，颺琰自托为宽仁，不欲递兴大狱，遂命并其二子诛之。

成得之处决也，已至菜市，缚诸桩，乃牵其二子至。一年十六，一年十四，貌皆韶秀，盖尚在塾中读书也。至则促令向成得叩首，讫，先就刑。成得瞑目不视。已，乃割成得耳鼻及乳，从左臂鱼鳞碎割，次及右臂，以至胸背。初尚见血，继则血尽，但流黄水而已。割上体竣，成得忽张目呼曰：“快些。”监刑者谓之曰：“上有旨，令尔多受些罪。”遂瞑目不复言。

成得死矣，其所以行刺者，究由何人指使，亦不能知。迨十八年秋，林清变起后，山东金乡令吴阶，捕获林清党崔士俊，究出嘉庆八年，成得曾偕祝再至士俊家，宿一日，御东者为支进才。始知成得本林清党，非有他故。而山东巡抚以事属既往，删不入奏，遂为千秋疑案。

○第四章 林清之变

林清之变，喋血宫门，祸延三辅，经数月始定。世皆谓变起仓卒，而不知先一岁已发露于台湾，特是时公卿大臣，不肯据实上闻耳。

当十七年春，兵备赵崇华摄台湾淡水同知。甫下车，即访获妖言惑众之高妈达。讯之，具供其同党刘林、祝现，将于次年秋在京师举事，徒党遍中外。刘林者，即林清原名也。崇华亟通详请奏，大吏以其语不经，匿弗以闻，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拟决。至次年九月十五日而事起矣。然事起之前一日，芦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，谓祝现奉林清命，定于次日午时入宫

举事，其党已于本日入城。府尹犹以不可冒昧声张斥之，又不预谋防卫，至事作而手脚无所措矣。疏忽之处，在各大臣均不得辞其咎。

顾林清党徒之失败，有谓入禁门时，恍惚见金甲神无数，中有绿袍赤面、怒目而视者，则关羽也，故畏慑奔窜，卒不敢入。甫出宫，则雷雨交作，殛毙党徒甚多，故余党尤纷散。颢琰闻之，以为天神之协助也，命其子诣昭显庙时应宫致谢，而关羽之封号益崇。其迷信神权类如此。

○第五章 攻破滑城之术

滑县李文成，本与林清同谋，订定九月十五起事。会先期事泄，滑县令强克捷急捕文成下狱。徒众大哗，劫狱戕令，踞城以抗清军，清军于是围滑城矣。

顾滑城虽小，而墙垣颇坚，濠又深，攻之猝不易拔。乃舁巨炮，对城轰击。党徒睹官军开炮，四城各支巨帐，帐式似用牛皮制就者，炮弹著其上，旋即卸下，丝毫无损。清军围攻匝月，无如之何。后党徒内讧，有出投清军者，众诘以御炮究用何物，降者笑不言，但曰：“破之易耳，多备青鱼胆来，吾自有术。”众疑之，继以既言有术，姑为一试。遂购青鱼数百尾，剖腹取胆，降者令以鱼胆涂炮门，一发而城帐糜碎，再发而城垣坍倒。徒党不支，乃弃城走，降者亦逸去。

○第六章 旻宁之不辨奸佞

颺琰既殂，旻宁以第二子继承大业，世所称为宣宗成皇帝者也。三十年中，衣非三浣弗易。宫内用款，岁不逾二十万。内务府堂司各官，皆有巨朔饥欲死状。颂之者至谓其俭德，实三代下第一人，汉文帝、宋仁宗几莫能及。然而外患逼，内变生，非常之祸，皆开于道光一朝，此何故哉？由其不识奸佞使然也。

奸佞者谁？穆彰阿是。其用阴柔之手段，以妨贤病国，举世皆恶之。蒲城王鼎，时与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，恶之尤甚。每相见，辄厉声诟骂。穆彰阿强为笑容，避之。一日，两人适同召见，王鼎盛气诘之曰：“如林则徐之贤，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？是直宋之秦桧，明之严嵩耳。行见天下事，皆坏于汝手。”穆彰阿默然不与辨。旻宁反笑视王鼎曰：“卿醉矣。”命内侍扶之出。明日复廷诤甚苦。旻宁怒，拂衣起，王鼎亟牵裾，终不获伸其说。愤甚，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，是夕自缢死。

旧例，大臣自缢，必奏闻验视，然后解。王鼎既死，家人方抢攘间，为穆彰阿所知，令其党索观遗疏。大旨皆劾穆彰阿之奸，而荐林则徐之贤也。乃漫谓鼎之子曰：“上怒未解。若以此奏，则尊公恤典不可得，而子亦终身废弃矣。其勿奏便。”家人信其说，遂改遗疏，以暴疾闻。旻宁虽震悼而优恤之，亦不究其事，穆彰阿得自若。语云：“天子只知和事。”其旻宁之谓矣。

●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

○第一章 奕訢 得师傅之助

力旻宁之在位也，于诸子中酷爱第六子奕訢，谓其类己，欲以神器付之。于金匱缄名时，几书奕訢名者数矣。以奕訢尚无失德，齿且居长，故逡巡未决。时滨州杜受田适为奕訢师傅，微知其意之所在，欲拥奕訢以成非常之勋。一日，旻宁命诸子校猎南苑，奕訢循例至上书房请假。会受田独坐斋中，问将何往，以奉命校猎对。受田乃耳语曰：“阿哥至围场，但坐观他人骑射，万勿发一枪一矢。并约束从人，勿捕一生物。复命时，上若问及，但对以时方春和，鸟兽字育，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，与诸弟竞争也。如是必能契合上意。”奕訢至场所，竟弗驰逐。复命时，奕訢所献最多，奕訢无所献。旻宁询之，具如受田所教以对。旻宁大喜曰：“是真有人君之度矣。”立储之议遂决。后数岁，旻宁疾殁，奕訢御极，即晋杜受田为协办大学士。迨受田卒，亲临醢奠，追赠太师，盖以酬推戴之功也。而奕訢之所以得袭帝位之原因，亦于此可见云。

○第二章 宠幸那拉氏之始

那拉氏者，惠徵之女也。惠徵尝为徽宁池太广道。其女生长南中，少而慧黠， 霁艳无匹侪。雅善南方诸小曲，凡江浙盛行诸周，皆琅琅上口，曲尽其妙。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，充宫女。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，园尚全盛，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。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。已而洪、杨之势日炽，兵革遍天下，清兵屡战北，警报日有所闻，奕訢置不顾，方寄情声色以自娱。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，闻有歌南调者，心异之。越日复往，近桐阴深处，歌声又作。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，内监以兰儿对。兰儿者，那拉氏之小字也。宫中尝以此名呼之。奕訢乃步入桐阴深处，盘坐炕上曰：“召那拉氏入。”略诘数语，即命就廊栏坐，令仍奏前歌。良久，奕訢唤茶。时侍从均散避他舍，那拉氏乃以茶进。此即得幸之始也。或曰，奕訢得屡听歌声，及内监所对之言，均那拉氏贿赂所使。盖宫殿深邃，非有内侍牵引，必不能至。故那拉氏不吝金钱，卒以达其目的云。

○第三章 奕訢饮鹿血

奕訢御宇时，以耽于声色，体多疾，面常黄，时问医者以疗疾法。医者谓鹿血可饮，盖藉以补阳分之虚也。奕訢然之曰命取血以进。

迨咸丰十七年七月，英法两国联军率战舰犯大沽，陷东西炮台，入天津，逼通州，焚圆明园，烽火连天，不遑宁处。及徇协办大学士肃顺等之请，避至热河。

濒行，奕訢命率鹿以行。有阻之者曰：“外兵已逼京师，

方避寇之不暇，何必率是以为累。他日事平，再饮鹿血未晚也。”自是鹿不行。

既至热河，行宫本湫隘，内外防禁不严，肃慎辈导奕訢出游，益溺于声色中。十一年七月，咯疾大作，令取鹿血以供。

○第四章 垂帘听政之始

方奕訢之宠幸那拉氏也，暇辄至其寝室，旋即有娠。咸丰六年三月，诞生一子，名之曰载淳。是时奕訢心喜甚，故有“庶慰在天六年望，更欣率土万斯人”之咏。已而那拉氏渐放纵，奕訢因不喜其为人，每与肃顺言欲废之，而卒未忍。迨至热河疾笃，始密书遗诏，付东宫钮祜禄氏曰：“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，不得不并尊为太后。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，即不有事，汝亦当专决。彼果安分无过，当始终曲全恩礼。若其失行彰著，汝可召集廷臣，将朕此旨宣示，立即赐死，以杜后患。”观此遗诏，可知当时并无令两宫垂帘之意也。

洎乎奕訢既殂，载淳继立，虽以两后并崇，而仍微有区别。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，那拉氏则称圣母皇太后，盖援明万历朝故事也。然那拉氏因是之故，心滋不悦。会肃顺辈在热河矫遗诏，握重权，宫中方侧目，而彼曹犹骄蹇恣肆。由是御史董元醇疏言：“皇上冲龄，未能亲政。天步方艰，军国事重，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，并派亲王一二人辅政，以系人心。”肃顺辈方欲阻之，而宫中已与奕訢密筹还京后，即诛肃顺辈之策矣。

策既定，限期启行。抵京师，急捕肃顺于中途，械至京师斩之，其党亦解职禁锢。同治元年，上两宫徽号。且定嗣后诏

书奏牋，皆以慈安、慈禧并称，不复有母后、圣母之分别。而垂帘听政之制，亦由此始。

○第五章 安得海之伏法

同治一朝，钮祜禄氏颇能主持政务。那拉氏虽中怀叵测，尚未敢公然纳贿鬻权。又其时，文祥、沈桂芬、李棠阶先后当国，众贤道长亦时时能面折廷争，那拉氏益不能遂其所志。然中冓之言，则已不克尽掩天下耳目矣。

安得海者，直隶之南皮人也。自宫入内为阉宦，以擅吕不韦舍人嫖毒术，时那拉氏年未逾三十，得之颇欢，安得海藉是以干国柄。先谮奕訢斤短，以去其议政权，继又笼络朝士，使奔走其门，势焰驍驍，遂与明季之魏忠贤埒。

是时载淳年逾十龄，知二人所为，心耻之。尝因事斥安得海，旋为那拉氏所责罚，因是载淳恨之益甚。于宫中，时以小刀断泥人首，内监请其故。则曰：“杀小安子。”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。至同治八年七月，而安得海果有在山东正法事。

先是，山东巡抚丁葆楨陛见，载淳见其遇事敢为，密商于钮祜禄氏，令葆楨俟机诛安得海，葆楨慨诺去。至是，那拉氏命安得海，往南方织办龙衣。载淳闻悉，阳赞成之，密诏丁葆楨预为备。及得海出都，过德州，知州赵新即禀报葆楨。葆楨饬东昌府程绳武追之。绳武躬笠屨，驰骑烈日中，蹑其后三日，不敢动。乃复檄总兵王止起，率兵追之。及泰安，执安得海，解至济南。得海犹大言曰：“我奉皇太后命，谁敢犯者，徒自速死耳。”葆楨乃具疏闻。那拉氏聆而惶骇，莫知所为。钮祜

禄氏乃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议之。皆言祖制不得出都门，犯者死无赦，当就地正法。然其谕犹留中两日未下也。奕譞复诤之，始宣布，而得海遂伏诛。

得海伏诛后，裸尸暴市，以释人疑。然欲益弥彰，世皆知此中别有暧昧事矣。或曰闻山东人言，肆市之尸，乃得海随身小珰，与得海同伏法者，非其真身也。然则其故益可思矣。

○第六章 载淳立后之暗潮

载淳之将立后也，于同治十一年，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。那拉氏独喜侍郎凤委女，欲以中宫处之。凤女虽艳绝侪辈，然举止殊轻佻，钮祜禄氏及载淳皆不之喜，侍郎崇绮女，年稍雅于凤女，貌亦较逊，而雍容端雅，望而知为有德量者，钮祜禄氏深喜之。密询载淳，于二人中意安属，亦以崇女对，册立中宫之议遂定，即世所称孝哲毅皇后也，凤秀女乃封为慧妃。

载淳成婚后，见阿鲁特氏气度端凝，不苟言笑，始终敬礼之。宫中无事，尝举唐诗问阿鲁特氏，则背诵如流，心益喜，故伉俪綢繆，而燕居时，曾无褻容狎语。那拉氏以其子之敬礼阿鲁特氏也，益忿怒。每值阿鲁特氏入见，从未尝假以辞色。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。后乃谓载淳曰：“慧妃贤明，宜加眷遇。皇后年少，未娴礼节。皇帝母辄至宫中，致妨政务。”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。载淳大不怿，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。

○第七章 载淳微行之屡见

载淳独宿乾清宫时，宅僚无聊。内侍有导为微行事者，载淳遂欣然从之。今略举其微行事。

载淳尝微服由后宰门出游。湖南举人某居会馆，与曾国藩寓斋相对。一日，在床摊饭，见有少年入，就案翻视其文，以笔涂抹殆遍，匆匆即去。怪而询诸仆，仆曰：“此曾大人之客也。曾大人出外未回，故信步至老爷处耳。”国藩归，举人白其状。国藩大惊曰：“此今上也。”举人骇甚，竟不敢入春闱，即日束装归。

载淳又尝至琉璃厂，购玉版宣，以瓜子金抵其值。掌柜者见非通用物，辞不受，乃嘱店伙随往取银。至午门内，店伙不敢入，弃纸仓皇遁。翌日，遣小内监如数偿之。载淳出游，偶避雨僧寮，遇一人，穷愁殊甚。询其所执何业，乃某姓家厮养卒也。为主人所逐，故托钵香积厨，以图果腹。又问如尔辈以何处出息最优，则以粤海关对。载淳遽假纸笔作一函，嘱交步军统领衙门，代为位置。时某亲贵执大金吾，得函，即予金治装，赴粤海关承役，其人遂以起家焉。

载淳往往步出内城，作狭邪游，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。尝与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，微笑点首。昶熙色变，趋出，急告步军统领某，以勇士十余，密随左右。数日后，载淳见昶熙，犹责其多事。嗣以痘疾，竟至不起。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。

○第八章 载淳垂殁之状

清宫禁故事，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，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，飭令伺候，然后大驾始前往。谕必钤皇后玺。若未传谕，或有谕而未钤玺，大驾虽至，诸妃嫔得拒弗纳。此盖沿明代旧

制。明宗自杨金英谋逆后，始为此制，以防不测耳。

载淳之寝疾也，疾稍愈矣，一日忽欲往凤秀女宫中，以语阿鲁特氏。阿鲁特氏不可，载淳固求之，至长跪不起。阿鲁特氏不得已，乃钤玺传谕，载淳始欣然往。次晨，遽变证，召御医入视疾，已不可为矣。阿鲁特氏颇自悔。

或曰，载淳疾大渐时，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寝宫。鸿藻既至，载淳即命启帘召之人。时阿鲁特氏方问疾在侧，欲引避。载淳止之曰：“毋须。师傅，先帝老臣，汝乃门生媳妇尔。吾方有要言，何必引避耶？”鸿藻入，见阿鲁特氏在侧，急免冠伏地。载淳曰：“师傅快起，此时岂讲礼节时耶？”因执鸿藻手曰：“朕疾不起矣。”鸿藻失声哭，阿鲁特氏亦哭。载淳又止曰：“此非哭时。”因顾阿鲁特氏曰：“朕尚不讳，必立嗣子，汝果属意何人，可速言之。”阿鲁特氏对曰：“国赖长君，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，拥委裘之幼子，而诒宗社以实祸。”载淳笕尔曰：“汝知此礼，吾无忧矣。”乃与鸿藻谋，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，且口授遗诏，令鸿藻于榻侧书之，凡千余言，所以防那拉氏者至密。书诏成，载淳阅之，犹谓鸿藻曰：“甚妥善。师傅且休息，明日或犹得一见也。”鸿藻既出宫，战栗无人色，即驰至那拉氏宫，请急对。那拉氏召之入。既见，即出袖中草诏以进。那拉氏阅毕，怒不可遏，立碎其纸，掷于地，叱鸿藻出，旋命尽断医药饮膳，不许入乾清宫。移时，载淳死，耗闻于外矣。载澍后来得祸之由，此亦一大原因也。

●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

○ 第一章 载湉之承大统

方载淳之初歿也，是日薄暮，内廷忽传出懿旨，令军机王大臣入议要政。于是咸趋伺。良久，始见那拉氏一人出，身穿轻便服，手携一淡巴 筒，依坐位而立。诸王大臣乃进，敬问载淳病状。那拉氏尚含笑应曰：“皇帝无恙。”语毕，默然者久之。诸王大臣咸惴惴无人色，盖知宫中必有大故矣。移时，那拉氏复言曰：“圣躬颇虚弱，未有子，脱有不测，必立嗣，卿辈试思宗室中，谁可承大统者。”众多不敢作一语。独文祥微言曰：“分当为皇上立太子，溥字辈，近支已有数人，请择其贤者立之。”那拉氏闻而色变，不答，徐乃曰：“醇亲王子之子载湉，甚聪睿，必能承继大业，吾欲立之，为文宗显皇帝嗣，卿辈以为何如？”文祥知其意已决，不复谏，众皆唯唯。那拉氏始厉声曰：“然则皇帝已驾崩矣。”众闻言，均失声大哭，而立载湉之仪遂定。

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，闻之，亟赴宫门入奏，斥那拉氏不为载淳立嗣，是心目中无亲生子，而贪握政权也。那拉氏大震怒，谓毋令此僚走。是时在旁者，对以吴可读今日之争，闻已舆櫟而来，盖自分不得生耳。那拉氏知理不可屈，乃命将来承继大统者，即大行皇帝之嗣，而此旨遂藏于金匱中。

○第二章 广安请立铁券

自择立载湉之策定，朝臣纷纷窃议。有责高阳之缩朒畏葸，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者。有责合肥之阿附取容，挟重兵以示威京师，令皇族不敢发难者。顾事已至此，遂亦相忍不言。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，以为今日之举，西后思利用冲人，以逞其亡等之欲，已有明征。但不立孙而立子，实开爱亲氏未有之奇，此后必有变局，乃进疏。其略曰：“大行皇帝，冲龄御极，蒙两宫垂帘励治，十有三载，天下底定。詎意皇嗣未举，一旦龙驭上宾。幸赖两宫，择继咸宜，以皇上继文宗显皇帝为子。俟嗣皇帝生子，即继大行皇帝为嗣。计之万全未有过此者。惟尝读宋史，窃有感焉。昔太祖遵母后命，传弟而不传子。厥后太宗，偶因赵普一言，传子竟未传侄。是废母后成命，遂启无穷斥驳。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，赵普安得一言间之？我皇上将来生有圣子，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。第恐事久年湮，或有以普言引用。请颁立铁券，作奕世良谟。”廷旨以其冒昧渎陈，斥之。

○第三章 阿鲁特氏之惨死

载淳之丧未百日，其嫡妻阿鲁特氏亦以歿闻。

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，愿一死以殉载淳者。故当时曾降谕旨曰：“上年十二月，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，毁伤过甚，遂抱沈痾。”以表其殉夫之烈。或曰，是特掩饰天下耳

目之言，非实录也。盖载淳疾笃时，那拉氏已训责阿鲁特氏备至。及载淳殂，载湉立，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，剧悲痛。事为那拉氏所知，亟召至，遽批其颊曰：“尔既害吾子，尚思作皇太后耶？”阿鲁特氏跪于地，泣不止。久之始还宫，益痛不欲生，旦夕悲啼，目尽肿。一日，崇绮入视，知其状，奏闻。那拉氏曰：“皇后如此悲痛，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。”崇绮出，未移晷，而阿鲁特氏之凶耗矣，年仅二十有二。

○第四章 钮祜禄氏之中毒

光绪之朝，那拉氏既再垂帘听政，益纵恣荒淫，丑声渐闻于外。时钮祜禄氏益倦怠，不多闻外事，且辄静摄不出。那拉氏乃一人召见廷臣，益专横，有事，竟不复白钮祜禄氏，钮祜禄氏颇为不平。至光绪七年，那拉氏忽患疾，甚剧，征集中外名医治之，皆无效，盖由误认为血膨所致。惟无锡薛福成之兄福辰诊其脉，得病之所在。脉案，固血膨也。药剂，则皆产后疏瀹补养之品，故奏效如神。

那拉氏病既愈，钮祜禄氏知其多失德，思所以感悟之。某夕，置酒宫中，为那拉氏庆。酒既半，钮祜禄氏屏去左右，殷勤追述咸丰时北狩木兰，猝遭大故，肃顺擅权，宫中颠沛艰危之状及同治时同临朝十余年事，甚悉，歔歔零涕久之。那拉氏亦悲不自胜。钮祜禄氏忽慨然曰：“吾姊妹今皆老矣，旦夕当归天上，仍侍先帝。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，幸同心，无一语勃谿。第有一物，乃畴昔受之先帝者，今无所用之矣。然恐一旦不讳，失检藏，或为他人所得，且致疑吾二人，貌和好而阴妒嫉者，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，抑且大负先帝意矣。”语次，袖

出一函，授那拉氏，使观之，那拉氏启视，色顿变，惭不可抑。函非他，即奕訢所付之遗诏也。观毕，钮祜禄氏仍索还，焚于烛上曰：“此纸已无用，焚之大佳，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。”是时那拉氏惭愤交并，强为感泣态。钮祜禄氏百计慰藉之，遂罢酒而散。

越数日，钮祜禄氏偶因事至那拉氏宫，那拉氏执礼甚恭，非复如曩时之骄纵，侍者窃异之。钮祜禄氏亦阴自喜，以为前日所为之果有效也，岂知杀机已将露矣。二人坐谈时，钮祜禄氏觉腹中微饥，那拉氏令侍者奉饼饵一合进，钮祜禄氏食而甘之，谓似非御膳房物。那拉氏曰：“此吾弟妇所馈者。姊喜此，明日当令其再送数份来。”钮祜禄氏方以逊辞谢，那拉氏曰：“妹家即姊家，请弗以谢字言。”后一二日，果有饼饵数合进奉，色味花式，悉如前。钮祜禄氏即取一二枚食之，顿觉不适，然亦无大苦。至戌刻，遽逝矣，年四十有五。噫，此非中毒而殁欤？

○第五章 幽禁李昰应之深意

光绪八年，朝鲜乱起，庐江吴长庆以淮军往平其乱，执朝鲜王本生父李昰应，归之京师，所谓大院君者是也。大院君既至京，那拉氏即命幽诸保定。朝鲜王数上疏乞恩，诸亲贵亦为之缓颊，卒不许。众以清廷于外藩事，向不干涉，胡此次于昰应独严；且朝鲜乱定后，善后事宜，亦未尝过问，而独不许昰应归国，举莫解其故。不知那拉氏正有深意存焉。盖朝鲜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，其事正与载湉之继载淳略同。那拉氏深虑奕訢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，把持朝政，故先借昰应事以示

威也。顾奕譞初不悟其意。及后管理军机，昱应被拘已三年矣。一日燕见，会李熙复有表至京，奕譞即以加恩外藩为请，乞准其所奏，宥昱应归国，以全父子之情。那拉氏闻奏，默然久之，但微哂曰：“吾此举正别有深意，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，非于李昱应有何仇怨也。”奕譞闻之，战栗失色，伏地不起。有顷，那拉氏乃笑而慰之曰：“王毋多心，吾知王忠敬，此语并非为王发也。”且敕二内侍掖之以出。奕譞既归第，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。且越数年，始释昱应归。

○第六章 延煦力争大礼

光绪十二年三月，载湉奉那拉氏谒东陵，诣普祥峪定东陵，即奕訢嫡妻钮祜禄氏葬处也。甫至陵下，先憩于东厢配殿中，所司以礼节单进。那拉氏阅未竟，震怒，掷于地，令发回另拟。盖其意不愿在钮祜禄氏前行跪拜礼，欲令载湉一人诣殿上行礼，而已则坐待之也。是时李鸿藻以礼部上书扈从，闻严旨，大惧，不知所为。满尚书为延煦，独奋然曰：“此不能争，国家安用礼臣为！公不敢言，我当独面奏。”即肃衣冠入，跪殿门外，曰：“太后今日至此，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，无所用之，惟当依文宗显皇帝在位时仪注行之耳。”那拉氏闻奏，失色，命之起。延煦对曰：“太后不以臣不肖，使待罪礼曹，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，臣死无以对祖宗，不得请，誓不敢起。”那拉氏可其奏，延煦始谢恩起。由是卒成礼而归。

○第七章 李莲英之嬖宠

李莲英，直隶河间府人也。本一无赖子，曾以私贩硝磺系狱，后得脱，改业补皮鞋，是以人呼之为“皮硝李”。其同乡有沈玉兰者，先为内监，知那拉氏欲梳新髻，而未得其人。会莲英访玉兰，玉兰令其仿梳新髻法，揣摩久，技成。玉兰乃荐与那拉氏，许之，是为莲英入侍之始。

那拉氏既得莲英，喜甚。凡挽一髻，簪一花，必令莲英为之，不则意快快不快。此光绪七年时产后之症所由来也。迨钮祜禄氏既殂，益无忌惮，秽声日闻于外。而那拉氏付之夷然，甚则听戏必并坐。内廷遗膳，例与内监，然遇莲英所嗜者，必节食以遗之。其四十寿辰，给与珍品蟒缎福寿等字。以梳髻房侍者而为总管，所赐寿礼，几等大员。慈眷之隆，有加无已。由是莲英之权势，莫与匹敌。赃私之积，以千万计。

○第八章 李莲英女弟之指婚

李莲英有妹，色美，光绪辛卯壬辰间，年甫逾笄，尚未适人。莲英数绳其美于那拉氏，遂召入宫。莲英之妹，故慧黠善伺人意，那拉氏宠甚，呼为大姑娘。食时，每同案。载湉妻以下，皆立伺于旁。一日，醇亲王奕訢之福晋，入内候起居。福晋于那拉氏为姊妹行，夙入宫相见，未尝赐坐。是日请安毕，忽赐坐。福晋惊异，逡巡不敢即坐。那拉氏微哂曰：“吾所以赐坐者，岂为尔乎？尔不坐，大姑娘不敢坐。彼汉装纤足，宁能耐久立乎？”福晋愤甚而不敢言，归即病作。莲英之进其妹，本欲效西汉李延年故事，不意载湉以自幼体虚，不喜渔色，其所图竟不得遂。莲英之慕载湉，此亦其一原因也。内务府某司员，年少貌美，适丧妻，那拉氏遂为莲英之妹指婚云。江苏武

进屠寄之《结一庐诗集》中，有宫词二首，其一云：“偷随阿监入深宫，与别宫人总不同。太母上头宣赐坐，不教侍立绣屏风。”又有《咏小游仙》词者，中有一绝云：“汉宫谁似李延年，阿妹新承雨露偏。毕竟汉皇非重色，不将金屋贮婵娟。”皆隐指此事也。

○第九章 蒙尘时之市官

当拳匪之肇祸也，联军攻破京师，那拉氏挈载湉西奔。尚未至太原，某夕寝时，于梦中惊啼。盖惧宫内积储，竭数十年之搜括而得之者，一朝为外人所有也。适岑春煊自甘肃率勤王师至，是夜立寝门外。闻惊啼声，急呼曰：“臣春煊在此保驾，请太后毋恐。”于是那拉氏为之醒。濒行，令为扈从。

既逾太原，渡河，至陕西之西安府。那拉氏之纳贿鬻权，无所不至。盖利行宫之湫隘，而世道之交之易易也。然因此几兴大狱。

初，有浙人施某者，先为潼关厅，饶积蓄，每艳道缺而思得之。顾无门，不得入。及那拉氏至西安，李莲英亦与俱。施某遣侍者关白莲英，莲英告那拉氏。那拉氏曰：“今方蒙尘于外，价可稍廉。然道员即可擢两司，至少须万金。”莲英遂以答施某。施某以价之贱也，遂成交。某日，施某令其家丁携银票进，入宫门，不见莲英，乃益进，至那拉氏寝所。时那拉氏方起，见有窥于窗者，呼禁卒捕之，诘其：“谁命汝入官？”则曰：“陈大人。”那拉氏闻之，大怒。谓岑春煊甫任陕抚，已来监察我，遽命岑春煊审之。春煊以其冒名犯宫禁，即欲将是人正法。岑之幕宾曰：“杀之，是灭口也。人将议公为情虚。”

”春煊黠之，乃饬咸宁长安令会审。始知办差者为陈大人，施之家丁，以情急，故矫托之。而宫中实讹陈为岑也。于是将施之官职革去，其家丁论戍。所携之银票，于被捕时已搜去矣。

○第十章 载湉多病之原因

载湉之入承大统也，其年仅五龄耳。经东宫之调护，得渐长。迨十一岁时，东宫为西宫毒害，载湉之困厄，乃由此始。

据烈宦寇连材《宫中日记》曰：“凡人当幼时，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，顾复其出入，料理其饮食，体慰其寒燠。虽在孤儿，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。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，虽醇邸之福晋，亦不许亲近，盖限于名分也。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，惟西太后一人。然西太后骄侈淫佚，绝不以为念。故皇上伶仃异常，醇邸福晋每言及，辄涕泣云。”又曰：“皇上每食三膳，其馐有数十品，罗列满案。然离御座稍远之馐，半已臭腐，盖连日以原馐供也。近御座之馐，虽不臭腐，然大率久熟干冷，不能可口，皇上每食不能饱。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馐品，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，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，故皇上竟不敢言。”然则载湉自十余龄后，虽为天子，曾不及一孤儿。后之患痼疾，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。乃犹下煌煌之懿旨，广求天下名医，以疗此自幼积成之痼疾，亦何益哉？徒借此以为欺人之具而已。

○第十一章 皇嗣之变更

自戊戌政变后，那拉氏酷信谋围颐和园之风说，幽居载湉

于瀛台，相推相激，至有己亥立储之变。是时为江督刘坤一上奏切谏，鄂督张之洞则援吴可读以自解，不敢苟为异同。而立溥俊为皇嗣之策，已不能易。

逾年，北方大乱，拳祸滔天，都城几至为墟。名以载漪为罪魁，而实则操纵其间者，那拉氏也。外人欲全中国体面，故仅索惩载漪等之罪。迨载漪既革爵遣戍，其子溥俊又多失德，因亦废之，由是皇嗣之位仍虚。

戊申十月，载湉疾增剧，医者皆束手，宫中复议建储事。那拉氏颇属意于奕劻孙，载振辈之子。张之洞知载振辈耽于声色货利，行止大亏，必不可立其子，乃以疏不间亲之言进。而那拉氏颌之，遂命载湉弟载沅为摄政王，并以载沅子承继载淳为嗣，兼承载湉之祧。不二日，而那拉氏母子竟先后歿。

○第十二章 宫中遗产之富

那拉氏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，当同治初年，已与钮祜禄氏同垂帘。光诸初年，再与钮祜禄氏同垂帘，迨己丑归政，戊戌复垂帘。盖握政权者垂五十年，其遗产之富，为满清所罕有者。

当甲午年，清日战事亟，那拉氏欲以所积金钱，合一千五百万磅，交与汇丰银行，运至英伦。约以须守秘密，勿令人知。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，那拉氏吝不与。会和议成，事遂止。及庚子年，仓卒西窜，将宫中之金银，悉埋于地下。旋被人发掘，取去无数。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，亟代为收存，然已止剩九百余万。迨由西安回京后，一以积蓄为事，细大不捐，继长增高，至末年，乃积至二千五百万磅。世所称“孝钦遗帑”者，即此。

溥仪既承位，以年幼，故大权在其本生父摄政王手。会议兴复海军，苦无款。廷臣有请拨遗帑者，摄政王转请于嫂，不允。及辛亥秋，武昌既变，始发遗帑，以济湖北灾民，且仅有二十万两。其在二千五百万磅中，直九牛之一毛耳。此国民之所以不受其愚也。

○第十三章 亡国之速

宣统三年春，广州革命军起义未成，七十二英雄横遭惨戮，其骸骨丛葬于东门外之黄花冈。迨八月十九日，武昌又起义，不旬日间，天下响应，爱新觉罗氏之子孙知不可敌，遂以逊位闻。

顾满清之入主中原，至是已二百六十有七年，淫威虐政，虽不可枚举，然亡国何以若是之速？有谓革命运动，事机已熟，故能一蹴而成者。有谓惧外人之瓜分，势将实行，故推翻满洲政府，以为弭祸之策者。有谓各省举代表，请速开国会，不从，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，不从，知其借立宪之名，行专制之实，人民皆绝望于满洲政府，故愤而为此者。其说皆持之有故。

或曰：非人事，乃天意也。昔赵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失国亦在孤儿寡妇之手，人皆知之。若夫满清之得中原，由多尔衮为摄政王，而其主福临仅数龄。及其失中原，由载沣为摄政王，而其主溥仪亦仅数龄。以彼例此，理无或异。老子有言：天道好还。哲家之说，其信然欤！